

增廣智囊補

馮夢龍重編

第四冊

進步書
局校印

新學
社
印

PDG

察智部詰姦卷十

王軌不端。司寇溺職。吏偷俗弊。就作淫惠。我思老農。剪彼盜賊。揭伏發奸。即威即德。集詰姦。

趙廣漢二條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計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恚。又斗吏為鋸箠。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仇怨。姦黨散落。風俗大改。

廣漢尤善為鉤鉅。以得事情。鉤鉅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周文襄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有一冊歷。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解。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所對參錯。公案籍以質。其人驚服。始知公之自記。非漫書也。

蔣頴叔為江淮發運嘗於所居公署前立占風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吏程亦各記風之便逆每運至取而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文襄亦有所本

陳霽巖

陳霽巖為楚中督學初到任江夏縣送進文書千餘角書辦先將照詳照驗分為兩處公夙聞先輩云前道有駁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後道初到時賄屬吏書從照驗中混繳公乃費半日功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駁提該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辦細查戒勿草草書辦受節選以無弊對公摘此一件而質之重責問罪革役後照驗文書更不敢欺

張敞 虞詡

長安市多偷盜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總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重贖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實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令一旦召諸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閭閻出見汗赭輒收縛十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市盜遂絕

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

守馬校。願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樣吏而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倫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謂為饗會。悉責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資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絳線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使執擒之。賊跡是駭散。

王世貞三條

王世貞備兵青州。部民雷齡。以捕盜橫萊灘間。海道索購之急而遁。以屬世貞。世貞得其處。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語於王捕尉者。還報又遁矣。世貞陽曰。置之。又旬日。而王尉擒得他盜。世貞知其為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之。若奈何。匿雷齡。往立階下。聞捕齡者非汝耶。王驚謝。願以飛騎取齡自贖。俄齡至。世貞曰。汝當死。然汝能執所善。某盜來。汝生矣。而令王尉與俱。果得盜。世貞遂言於宋而寬之。

官校捕七盜。逸其十。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十人至。稱冤。乃令置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躡絲屨。盜數後窺之。世貞密呼一隸蒙縛者首。使隸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盜不知其易也。即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乃以吾隸為盜。即釋縛者。

王璫 王陽明

貞觀中。左丞李行德弟行詮。前妻子忠。蒸其後母。遂私匿之。詭救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問。奉敕推詰至急。其後母詐以領申。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宿。不知姓名。勒項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尉王璣。引就房內推問。不允。璣先令一人於案下伏聽。令一人走報。長使喚璣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秘密之語。璣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並具承伏法云。

賊首王和尚。攀出同夥有多。應亨多。邦宰者。號悍倍于他盜。招服已久。忽十日。應亨母從兵道告辦一紙。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為証。公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釋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十門子。喚三盜俱至案前。覆審。預戒皂隸。報以賓賓館有客。公即舍之而出。少頃還入。則門子從桌下出。云聽得王和尚對三賊云。且忍兩夾棍。俟為汝脫也。主盜惶遽。叩頭請死。

蘇渙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其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肯呼他人。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盜。

范櫓

范櫓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拏者問有傳牌乎。曰否。命伺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為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聞。相執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輿謁客西門。過街肆。持者前訴。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吏令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叱之。吐寔如所料。即往捕賊。賊首已遁。所留拏妓也。於是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獄。全賊潰散。

總轄察盜

臨安有人家於庫中被盜者。踪跡不類人出入。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猢猻從天窗中入。內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在壩頭茶坊內。有賣熟水人。持兩銀杯。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

此盜魁也。遽飲湯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作偽者以易之耳。比韓王府中。忽失銀器數件。掌器婢叫呼為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服。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刀自傷。謀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是以得之。

董行成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策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皮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至街中。一見呵之曰。箇賊住。即下驢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捉送縣。有頃。驢主已蹤至矣。

維亭張小舍

相傳維亭張小舍。善察盜。偶行市中。見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將取數莖。因如廁。張俟其出。從後叱之。其人惶懼。鞠之。盜也。又嘗于暑月。游一古廟之中。有三四輩席地鼾睡。傍有西瓜。劈開未食。張亦指為盜而擒之。果然。或叩其術。張曰。入廁用草。此無賴小人。其衣冠必盜來者。古廟羣睡。夜勞而晝倦。劈西瓜以辟蠅也。時為之語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維亭張小舍。

舍吳音去聲

後遇瞽丐于途。疑而迹之。見其跨溝而過。擒焉。果盜魁。其瞽則偽也。請以重賂免。則

某日過期不至。久之張復過諸途。責以渝約。盜曰。已輸於卧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驚寢耳。張猶未信。曰。以何為徵。盜即述是夜其夫婦私語。張始大駭。歸視床足有物繫焉。如所許數。兼得一利刃。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盜頗疏。

小舍智。此盜亦智。小舍先察盜智。後疎於察盜更智。

蘇無名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盒。所值黃金百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盡為盜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二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素知其能。相與請之。至縣。尉降階問計。無名曰。請與君求對玉階。乃言之。于是天后問曰。卿何計得賊。無名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為陛下取之。亦不計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以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吳人與黨十餘。皆衣縷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曰。吳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既徹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逮諸吳。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

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粗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吳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足知其墓。設奠而哭。不哀。則所葬非人也。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也。向若陛下追促府縣擒賊。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贈金帛。加秩二等。

千里急

陳懋仁泉南雜志云。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寔為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飾。當事督責司捕。辭甚厲。余意棍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贗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別塗兩人如其處。少焉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好狀。自是嚮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

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藤生道傍。離落間。葉細而厚。味苦平。小有毒。治疫氣結黃瘧。蠱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敷蛇犬咬。不入衆藥。此草可染膚黑。如鳳仙花可染指紅也。

京師指揮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且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狹娼云云。凡二十條。以白於官。按冊捕至。皆跣跑少年也。良以為是。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羣少飲博諸事悉寔。蓋盜每傾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云天亡我。遂結案伺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職養馬耳。何得每訊斯獄。執侍側。因復引囚鞠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猝呼而問之。髯辭無他。即呼取炮烙具。髯叩頭請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盜略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許。酌我百金。乃知所發賍。皆得報宵。瘞之也。髯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金瓶一。有庖人執事瓶所。捕之繫獄。不勝拷掠。竟誣服。詰其贓。謬云在壇前某地。如言覓之不獲。又繫之。將斃焉。俄真盜以餅繫金絲鬻于市。市人疑之。聞於官。逮至。則衛士也。招云。既竊餅。急無可匿。遂瘞於壇前。只捩取繫索耳。發地果得之。比庖人謬言之處。相去方數寸。使前發者稍廣咫尺。則庖人死不白矣。豈必養馬髯在側。乃可疑哉。訊盜之難如此。

某御史巡按蜀中交代亡其貲新直指至又穴而舐篋馬成都守耿叔臺按察胥隸俱更番獨仍一餐人亟捕之直指恚曰太守外不能詰盜乃向吾卧榻梗治耶固以請比至詰之曰吾視血痕內出非爾而誰即咋舌伏辜。

張鷟

張鷟為河縣尉日有一客驢驢斷并鞍失之三日訪不獲告縣鷟推勘急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值五千錢鷟曰此可知也令將却龍頭放之驢向舊喂處搜其家得鞍於草積下。

李復亨

李復亨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蟻馬血火煨之則刀青其人歛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煨刀而得盜所以貴格物也然廬州之獄官不能決而老吏能決之故格物又全在問察○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縣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悉糟截灰湯之法不得傷跡老書吏獻計以新赤油織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必見如其言傷跡宛然。

向敏中

向敏中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為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誤墮井。則婦人已為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蹤跡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懼追者。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因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如何。吏給之曰。昨已答死矣。嫗曰。今獲賊如何。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於其舍。吏就舍中掩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僧乃得出。

前代明察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力。吏出自公舉。故多可用之才。今出錢納吏。以吏為市耳。今訪獄便鬻獄矣。况官之心猶吏也。民安得不冤。

錢藻

錢藻備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賊恃為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之外。獨留乙鞠。問數四。聲色甚厲。已而握筆作百許字。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

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事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矣。甲不意其給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於我。乃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吉安老吏

吉安州富豪娶婦。有盜乘人冗雜。入婦室潛伏床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飢甚奔出。執以聞官。盜曰。吾非盜也。醫也。婦人癖疾。令我相隨。常為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言婦家事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語也。宰信之。逮婦供證。富家懇免不從。謀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婦初歸。不論勝負。辱莫大焉。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與至。盜呼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為盜耶。宰大笑。盜遂伏罪。

周新異政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迹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鞠布主。即叔布商賈也。

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為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

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走脫。訴綱。綱構其罪。殺之。嗚呼。公能暴人。寃而身不免寃。死天道可疑矣。

吳衍

漂水人陳德娶婦林。歲餘。家貧傭於臨清。林績麻自活。久之。為左隣張奴所誘。意甚相愜。歷三載。陳德積數十金。囊以歸。離家尚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慮懷寶為累。乃藏金於水心橋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適與張狎。聞夫叩門聲。匿床下。既夫婦相見。勞苦。因叙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張已竊聽。啟後扉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既聞亡金。疑其誑。怒詈交作。時署縣事者晉江吳復。有能聲。德為訴之。吳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別有腹心。拘林至。嚴訊之。林呼枉。德心憐妻。願棄金。吳叱曰。汝詐失金。戲官長乎。置德獄中。而釋林以歸。隨命吏人之黠者。為丐容。造林察之。得張與林私。問慰狀。吳並擒治。事遂白。一云此亦廣東周新按察

浙江
時事

彭城王浹

北齊高浹為定州刺史。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毛。浹乃詐為上符。若甚急。市牛皮。倍酬價值。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二畝。數被偷。浹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

字明日市中看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

高潛 楊津

北齊任城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于路被賊刳害遺此靴焉得無親族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齋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刳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刳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入可速取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騎追收並絹俱獲自是合境畏服。

柳慶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師每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郡縣謂主人所竊自誣服慶疑之問賈人置鑰何處曰自帶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酌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刳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乃詐作匿

名書。多榜官門曰。我等共刺的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廣陸工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餘黨。

劉宰

宰為泰興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在。訊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蘆去。曰。不盜者明旦蘆自若。果盜則旦則必長二寸。明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蓋慮其長也。盜遂服。

陳襄

襄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拄。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馬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盜也。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按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號四先生云。

胡汲仲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牟麥置群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

楊武

僉都御史楊北山公名武。關中康德涵之妙丈也。為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糴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隣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屬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屬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遍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

刮麥

王愷為平原令。有麥商。夜經村寺被刮。陳牒於縣。愷故匿其事。陰令販豈者和少熟豈其中。夜過寺門。復刮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貨豈。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訊而服。自是羣盜屏跡。